



大泉山上唱新歌

李生明

我的家乡在阳高，阳高有座大泉山。以大泉山为代表的家乡，给了我骨子里的自豪和荣光。退休后，有了大把的闲暇，自然少不得饱览家乡山水，触摸历史，感受变迁，体悟乡情。

去守口堡正值“杏花节”举办之时，杏花如海，游人如潮。守口堡地处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地带的山口，历经沧桑仍巍然屹立，是万里长城少有的“闪断边”。作为主体的明长城遗址和东汉长城遗址，相距不远。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特殊位置，在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地区，这里自然是重兵防戍之地。守口堡现在的身份可是不一般，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所以成了阳高县的“眼睛”。

云门山就在眼前，来之前我做了点功课，还在手机上记下北魏时期地理名著《水经注》里的一段话：“《山海经》曰，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其山重峦叠嶂，覆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辽塞。”县里的史志专家老郭说，唐代以前这里的山叫雁门山，后来叫云门山。“土木堡之变”时，瓦剌军队的铁蹄就是从这里破关而入，导致明英宗朱祁镇被掠走一年多。直到“隆庆和议”之后，烽火狼烟熄灭，守口堡得以开放马市。我们边聊边

漫步到沟边一块没有任何遗迹和标志的空地，老郭说这里就是当年的马市，再往北走，有一座刚刚建起来的水库。

哦，黑水河，从上游的内蒙古丰镇远道而来，在这里被截住，我看到波光粼粼的一湾水面。从水库管理人员处获知：这是我国首座胶凝砂砾石试验坝水库，山西省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属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校核洪水标准500年一遇，能发挥工业供水、农业灌溉及防洪等综合作用。参观完水库，我们马不停蹄地游览附近的镇边堡段长城，这段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当年这里发生过明军与蒙古俺答汗十万铁骑的“鹁鸽岭血战”。走访、选景、拍照、沉思，留下一抹感性认识，便又赶往相邻不远的长城乡，这是万里长城沿线唯一以长城命名的乡镇，是县里的一个纯山区乡。年轻时我在村里当基干民兵，被抽调参加过县武装部组织的冬季集训，在山间演练投弹、射击，旧地重游，感慨良多。

如今，性价比、轻松自在的县域旅游时兴起来。那天，刚从国家机关退休的工合国际委员老许，带着放假的女儿等一行人来到大同，参观完云冈石窟后，邀我同去阳高游览。作为大同历史文化爱好者，我尽己所能为他们提供“素材”。阳高在秦汉时是代郡所辖的高柳，距今已有2300余年的置县史。秦汉时的代郡包括今天大同市东部、河北省蔚县怀安张北部分，还有相邻的内蒙古古市县，是名副其实的边防要塞。代郡郡治初设在河北蔚县的代王城，到东汉

时迁到高柳城，位置就在阳高县城东郊的李官屯村。上世纪末，这里出土过汉代板瓦、条砖、筒瓦，还有不少生活用陶。陶片上的各种纹饰表明，当时生活在高柳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建筑技术。遗憾的是，我们走遍全村，在地面上没有发现任何遗迹，可三三两两坐在自家门前纳凉的村民们，还是和我们骄傲地交流着东汉初年代郡太守“四战高柳”的故事。老许并不扫兴，他常遇这种“不可能”，但仍然兴致盎然。于是转而沿着阳高通往天镇的县公路，去追寻北魏立国决定性的“参合陂之战”遗址，此战拓跋珪消灭了北方强敌后燕国，为统一北中国、开启南北朝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同样遗憾的是，无迹可寻。于是老许决定转往内蒙古凉城东北，那里是传说中“参合陂之战”的另一处遗迹地。在路经阳高县长城乡天桥村时，我建议顺便看一下“天桥战国窖藏货币”出土地。老许在央视看过与此相关的节目，他回忆说，1963年天桥村一位村民在村东北半里处挖出一堆“小铲子”，便以300元将这堆“废铜烂铁”卖给当地供销社，后来这批古钱币被确认是战国货币，引起全国轰动。老许的女儿临别时感慨道：想不到您的家乡这么有看头，这次来不及了，下次我要动员更多同学，将许家窑遗址、104℃的温泉等古今热点“鸿爪从细看”。

大泉山曾经是我心头最绕不开的一个结。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大泉山公社，后来改为大白登镇。有一年

我到北京出差时在王府井街头随意抽取到一本全国性水土保持宣传小册子，细读发现竟然没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水土保持典型大泉山。接着在参观大寨、西沟、贾家庄等老典型的“二次创业”时，对家乡的大泉山渐生了“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之情。2004年初，《大同日报》将我的《大泉山，何时再振雄风》一文刊发。6年后我喜获一份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毛主席批示复印件，连夜写出《从一篇文章的修改看毛主席的扎实文风——读〈看，大泉山变了样子！〉有感》，该报又配图刊发。之后我精心打磨的《文章百改见精神——研读毛主席修改文章的三页花脸稿有感》在一家央刊发表，另外在《党史文汇》等报刊还发表了多篇大泉山观感文章，加之各方面的舆论助推，催生了县里修建大泉山纪念馆的决心。前不久旧地重游，我看到多处山坡上郁郁葱葱，绿树成荫，毛主席当年所说的“花果山”吸引着国内外很多游人前来打卡。大泉山水土保持展览馆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改建布展重新开馆，着重还原历史，彰显上世纪50年代那种治山治水、久久为功的艰苦奋斗精神。当年，我担任村主任的几天后便在县里组织下赴大寨参观，对一首当红歌曲记忆犹新。当我再次登上凤凰山顶站在当年创业者纪念碑前，俯瞰四下如诗如画的绿色盛景，激情难抑，便纵情演绎一段自我改编的当年唱段：“我站在大泉山上，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歌唱救星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秋风有信

和智楠

清晨出门，有凉风拂面，心神俱清。展目望去，天高地阔，山明水净，万物的眉目间，全染了淡淡的秋色。

循着风来的方向走，一路上，葱茏的绿，还不完全褪去，菊花的黄，还在轻轻点缀。时令已至立秋，清清凉凉，徐徐传来无数秋的消息，里面有味道，有色彩，有声音，有感动，令我瞬间感受到生命轮回的美妙和神韵，体味到秋的辽阔、淡然与从容。

静下心来，从秋风的细微处，细细感受世间万物的变化。丝丝缕缕的凉风中，徐徐传来无数秋的消息，里面有味道，有色彩，有声音，有感动，令我瞬间感受到生命轮回的美妙和神韵，体味到秋的辽阔、淡然与从容。

事实上，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对秋风的感受已截然不同。那些发生在秋天的往事，虽然令我恍然想起某年某月、某个人、某件事，但曾经跌宕在秋风里的失落与惘然，缠绕在心头的不舍与伤感，却已不复存在，此时的心境，与当年已全然不同。

年过不惑，度过一个又一个秋天后，我如同历经了一场生命的修行，被无数岁月里的秋风治愈，获得了某种豁然开朗的境界。在这样的修行过程中，我有过独自行走的经历，有过忽然顿悟的坦然，慢慢找回一度丢失的初心，找到曾经怀揣的梦想，找到平静归零的勇气。

飒飒秋风，不疾不徐，人生漫漫，款款而行。年少时的执着远远淡去，岁月的斑驳渐渐染上鬓角。人间四季，从春到秋，从蓬勃回到沉寂，从绚烂归于平淡。读懂生活的酸甜苦辣，就会懂得人生历经悲喜后，内心深处获得的平静安详，拥有一份淡定与从容。

秋风有信，落叶有情，这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漫长岁月里的多种滋味，唯有自己才能懂得。那是不语的秋风在人间留下的声音，需要用心解读，才能明白其中深藏的意蕴。不停地前行，不停地倾听，去悟自己，悟世事，悟岁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重塑和完善，与岁月达成真正的和解，将生命之美沉淀在岁月的褶皱里，不再追逐浮华和赞誉，不再一味怀疑与否定，沉淀时光，沉淀心情，也沉淀自己，静享岁月带来的温暖与欢欣。

一任时光流逝，内心坚定而丰盈。秋风有信，寄托属于我生命的每一个秋天。

远方的童年

袁秀兰

风一次又一次
捎来远方的消息
给我若干个冠军堂的理由
想起小时候，想起地里
蓝色的胡麻花，粉色的荞麦花
想起觅食的麻雀，筑巢的燕子
想起过节时的新衣
想起自己脚上那双

让小伙伴妒忌不已的
红色绒布鞋
一粒石子，一枚柳笛
足够点燃一丛又一丛笑窝
玩泥巴的小小手
质地润泽细腻
童年倒映在清澈的小溪
流连在绿色的记忆里

秋天的色彩

杨丽丽

秋天是一幅五彩的画卷
金黄主宰了广袤的田野
那是阳光沉淀的色泽
火红在山林间跳跃
似烈焰燃烧如红绸舞动
为山峦披上热烈的披风
橙红的柿子挂满枝头
像一盏盏温暖的小灯笼
在秋风中轻轻摇晃

清澈的湖水宁静深邃
倒映着蓝天白云
褐色的土地沉默而厚重
承载着万物的生息与希望
秋虫的清音在草丛中流淌
生动了最绚烂的一季
秋天的色彩
丰富而深沉
铺陈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头头是道(寓言四则)

侯建忠

摔碎的罐头

爷爷奶奶带着五六岁的孙子，到附近的小卖铺买了一个玻璃罐头。小孙子特别高兴，拿上罐头瓶子就走，谁知刚出门，一不小心，罐头瓶子便掉到了地上。瓶子碎了，罐头洒了一地。

爷爷奶奶见孙子没事，怕罐头的碎玻璃被人踩上，二人蹲下身子，把玻璃碎片一点一点地捡起来，放到一个小袋子里。本来十分难受的孙子，见爷爷奶奶捡玻璃，也加入一起捡玻璃的行列。

祖孙三人的举动，刚好被小卖铺的主人看到。他颇为感动，二话没说，从货架上取下一个罐头，作为奖赏送给了小孙子。爷爷奶奶掏出钱要给小卖铺主人，被主人退还，爷孙三人向主人道谢后，高兴地离开了。

望着爷孙三人远去的背影，小卖铺主人也是满心的愉悦。

了不起的光头

小饭店内，一位中年男子正低着头专心吃饭，猛然间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邻桌跑过来，莫名其妙地在他的光头上摸了两把，没有丝毫的胆怯。

谁家的小孩子这样没有礼貌？光头男子抬起头正要发作，看到男孩的父亲微笑着向他走来，然后轻轻地附到他的耳边，悄悄说道：“对不起，打扰您了。孩子得了病正在化疗，头发也脱光了。我对孩子说，光头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将来都会有出息。他信了我的话，将来都会有出息。他信了我的话，好奇地摸了您的头，实在对不起。”

见爸爸和光头男子说话，小男孩也说话了：“叔叔，爸爸说光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叔叔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是的，叔叔是个了不起的人，大家都羡慕叔叔有能耐。小朋友现在就当了光头，将来一定比叔叔更了不起。”听了父子俩的话，光头男子转怒为喜，拉着小男孩的手说：“来，再摸摸叔叔的光头。”

顽童认“头”

从前，乡下有个小顽童在私塾上学，特别贪玩儿。一天，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头”字，让大家念，但小顽童心里却想着尽快放学，去掏自家屋檐



水墨山峦

张成林摄

醉心酿酒事业数十载的黄道伟

刘昌印

前一段时间，我看望了原大同市酒厂总工程师黄道伟，86岁的他仍充满着活力，谈起酒厂过往的那些事，他除了略显激动，还记忆犹新，滔滔不绝能一口气把酒厂的历史从头说到尾。他是大同市酒厂建厂初期的元老，1979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是1992年山西省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黄道伟个头不高，满口湖北口音，1955年，他从广州糖酒工业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了大同市酒厂工作。那时候，市酒厂刚建厂3年，性格耿直的他怀着对党、对祖国的满腔热忱，把所学专业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上世纪60年代初，市酒厂承做硝磺的加工，每一批加工好的硝磺必须化验合格后才能出口，当时周边只有内蒙古集宁县商检局才能化验。他积极报名承担这项任务，有时误了乘坐火车时间就骑自行车往返200多公里。上世纪70年代初市酒厂上啤酒项目时，他翻阅大量资料并请教有关单位人员，潜心研制出以青铜为蜗轮、钢铁为蜗杆，能上下调节的蜗轮减速机。同时在分离麦汁的过滤板上(6毫米厚的铜

板)，他和一名维修工花了4个月的时间，用电钻打了24万个孔眼。上世纪80年代初，他被提拔为市酒厂的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

在领导岗位上，黄道伟处处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分管技改工作，有人提着装满钱的大提包上他家，并说：“黄总，只要您点头同意把工程给我，不仅这些钱归您，而且我还会陆续给您。”他笑了笑说：“你找错人了，我是总工程师，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乱来。”黄道伟一生光明磊落，忠诚党的事业。

黄道伟从事酿酒技术工作50多年，把全部精力都奉献在酿酒事业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酒厂生产的啤酒一度时期受市场同类产品的冲击，不仅销量萎缩，而且价格也上不去，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了严重影响。黄道伟心急如焚，他跑青岛去北京，最后在五星啤酒厂生产技术科看到了干啤的生产报表，他喜出望外，回厂后立即组织科研团队搞研发。产品配方是企业的高度机密，没有捷径，只有研发。“干”，就是不屈的意思，要想研发出低糖含量的啤

酒，必须在发酵过程中用酵母把糖分分解掉。黄道伟决定提高发酵度，从50度提高到70度。这个新产品的问世，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那时普通啤酒售价每瓶1元左右，云冈干啤酒一上市每瓶售价1.3元以上，市酒厂日产近5万瓶啤酒。此项新技术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获大同市首届“科技重奖”。

黄道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冠名三晋。1964年至1965年，受山西省轻工委派，他主持太原酒厂白酒试点，研究利用生香酵母提高白酒香味，在全国首创生香酵母浅盘培养工艺，该项成果在山西省“六曲香”等白酒工艺中一直沿用至今并广泛推广。同时，他在国家食品行业权威性杂志《中国食品工业》发表了论文《生香酵母菌的浅盘培养》，在全国酿酒行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